

她仿佛生来就是一束光,飞舞翩然,极其认真地想照亮这个世界。没想到,年底岁末,一个清冷寒彻的上午,这束光,像河面上一块寒冽的薄冰,猝不及防地,断了,散了,碎了……

怀念夏素红

东台/张娟

相聚都像是谋划已久,而离别却总是猝不及防。

最后一次遇见夏素红老师,是在东台杂文学会2021年年会上。话别时,我们击掌相约:年后聚!

因为年前她有许多事要忙。一个镇的宣传报道组长,不仅要负责全镇对外的宣传工作,还要完成镇党委、镇政府交办的其他杂务,每晚还要雷打不动地腾出几个小时,为一群留守孩子授课解惑。她即将出版的新书也在紧锣密鼓地校对中。曾多次心疼地劝她要注意身体,不要揽太多的活,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……她常常是报以赧然一笑,真诚致谢。有一回,见她满眼血丝,神情疲惫,我又老话重提。她把眼镜拿下,用力按揉太阳穴,幽幽地说:有时也想松把劲儿,但那一件件事儿总得有人做吧,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总得有人管呀……问她图个啥?她认真想了想,又认真地回我:啥也不图!见我有些疑惑,只好笑着妥协道:好吧,要硬说有所图的话,就图个好口碑吧。愿我离开这个世界后,你们想起我,不觉得遗憾。偶尔提起我,会说:夏素红,人好!

做一个好人,难;做一生的好人,更难。夏素红做到了!她在小我中突围,在大我中成就了“盐城好人”“盐城市巾帼十佳”“盐城市十佳自强模范”……就在她倒下的前几分钟,老百姓望着她冒着严寒,拖着不灵便的腿,走村入户的身影时,还不由地感叹:夏干部,好人啊!

和好人相伴,总以为日子又美又长,夏老师才五十芳华,年轻着呢。

我都策划好了——年后,天暖了,选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我们几个好友,围坐一起,泡一壶好茶,就一盘瓜籽,天南地北,古今中外,家事国事,漫无边际地侃大山,甚至“胡说八道”。

当然夏老师永远不会信口开河。一群人中,她总是谈锋不健,袖手少言的那个。她的“素红体”语言,一如她的文字,简练,有力,不华丽,不呛辣,不酸腐。坦诚、成熟,见多识广。有生活的底蕴,有泥土的清新,有悲天悯人的情怀,有静水深流的哲思。每一句,都像是在心里认真地划过,就像她对待生活,好像每一分钟都值得她认真地活,真诚地爱,慷慨地给予……她仿佛生来就是一束光,飞舞翩然,极其认真地想照亮这个世界。没想到,年底岁末,一个清冷寒彻的上午,这束光,像河面上一块寒冽的薄冰,猝不及防地,断了,散了,碎了……

那天,噩耗像一只黑色的蝙蝠,在寒彻的天空低飞盘旋。

都说好人一生平安,都说岁月无恙,来日方长。没想到,一个转身,就是一辈子;没想到,一声不经意地再见,就真的再也不见了,时光好不经用啊!

明明记得有约可赴,故人却不会再。一向认真、负责的夏老师,这回爽约了……我们还是聚了。这次,是为夏老师你相聚的,和别人谈你,是我想念你的另一种方式。

谈着,谈着,一抬头,我分明看见你了。街对面,那一扇扇闪亮着琥珀光色的窗格里,你在说话,你在朗读,你在笔耕……你眼神清澈,你笑容暖暖,你衣袂飘飘……一排排,整齐划一,好像在无比隆重地,为夏老师的日常做着精美的相框。

原来,时光从未旧别,斯人也从未离开。夏老师,你把精神、品德和一颗赤子之心,留给了我们心向往之的故乡。

今夜,不说思念

响水/张响响

清明节的夜,无眠。

月儿静静地悬挂在天际,风以独有的寒凉陪我,不说话。

一场由来已久的忧伤,瞬间袭来。我能说什么呢,又从何处说起?

视线早已模糊,嘴角咸涩的味道越发浓烈。

今夜,我不说思念!

我用尽半生的光阴作序,想书写与您有关的篇章。

三十四个寒来暑往,一万多个白昼和黑夜,父亲呀,您一直幽居在我的心头!

午夜梦回,那凌厉的风,刺骨的雨,是您每年一次地来看我的吗?

离别多么长呀,我不敢思量,却无法忘却!

古稀的母亲,常在回忆的胡同里踽踽独行。

您的小孙女、外孙女只能对着相册里不曾见过的您,默默地一遍遍地呼唤!

我想着,教她们读古诗、练书法、学音乐,就如当初您教我一般。

执拗的泪水,模糊了红肿的双眸。父亲呀,我不敢低头,一低头就会淋湿焚烧的念想,我怕错过这一年一度的清明夜,不知道又去哪里找寻您的身影!

这世界上的人很多,给我生命,宠我爱我让我唤作父亲的人,却不在这个世界了!

父亲呀,口琴已锈迹斑斑,二胡也弦断蒙尘,相机无法成像,手表停转定格,它们在失去主人之后,也放弃了生命的鲜活!

今夜,我不说思念!

父亲呀,我只想和您说说曾经令人羡慕的我们!



想起外婆

盐都/华羽

中午的阳光暖洋洋的。我坐在阳台上,慢慢地削一个苹果,吃进嘴里,感觉不是脆脆的,而是粉粉的那种,这种口感突然让我想起我的外婆,鼻子一酸,眼前变得模糊起来……

记得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,有一次寒假去外婆家,外婆从房间柜子里摸出一个圆圆的苹果递给我,告诉我是大姨从无锡带来的。我双手捧着仔细端详,凑到鼻前闻一闻,好香!轻轻咬一口,甜香扑鼻,我一口接着一口地咬,一只苹果很快就没了。我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,似乎意犹未尽。外婆看到我那个馋样,微笑着又去房间拿出一个,告诉我这是最后一个了!我当时竟忘记跟外婆客气一下就接过来了,这次再没有狼吞虎咽,而是小心地揣在兜里带回家,放了好长时间,直到不能再放了才和弟弟一起分吃了……

听母亲说,我的外婆曾是下放知青,跟随外公在苏北农村生活了一辈子。

母亲兄弟姊妹多,每天外婆早早就起来,将南瓜山芋或蔬菜等掺入一些面粉煮上一大锅,稀稀的,稠稠的,每人能喝上几大碗,可不到晌午时分,肚子就咕咕叫了……

虽然那时候生活很清苦,但外婆很爱干净,每天把家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洁有序。在我的记忆里,外婆经常穿着一件蓝色的大褂,一排扣子整齐地扣在腋下,洗得发白,但很平整,没有一点脏污。

外婆一生勤劳俭朴,含辛茹苦,但她为人宽厚仁慈,从不斤斤计较,活到92岁高龄时安详地离开了我们。

花开花落,光阴荏苒,外婆离开我们已经快二十年了。每逢清明节时,我常常带着祭品,来到外婆的墓前,祭品中肯定少不了又大又圆的苹果。野外,柔柔的风从耳旁吹过,似外婆絮絮叮咛。我轻轻告诉她老人家:亲爱的外婆,您的外孙女也不是从前那个馋嘴的小丫头……

一位面庞瘦削却英气逼人的中年男子,正端坐在一张椅子上拉二胡,他双目微闭,有闪亮的东西慢慢从他的脸颊滑落下来。



森老师

阜宁/曹艳春

一想到他,我的记忆就定格在三十年前的那个冬日午后,阳光慵懒地照在身上,我和几个小伙伴嘻嘻哈哈地跨进了校园。忽然,从老师办公室方向传来的悲怆凄凉的二胡声揪住了我的心,我屏息静气靠近办公室窗户,探头悄悄张望,一幅画面就此镌刻在我的心里:一位面庞瘦削却英气逼人的中年男子,正端坐在一张椅子上拉二胡,他双目微闭,有闪亮的东西慢慢从他的脸颊滑落下来。二胡声似北风一样越来越紧地攥住了我,我的心不禁颤抖起来。

他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森,他当时的曲子叫《二泉映月》。

就这样,我爱上了语文课,或者更直接地说:我爱上了语文老师森的忧郁气质。在他的课上,我经常像听他拉那首二胡曲一样屏息静气,而他的课,也不令我失望。在小学时,我时常偷看从家里带来的《风流一代》《大众电影》《布谷鸟》等父亲看的杂志。但在森的课上,我舍不得看,我嫌他的每一节课都太短了。

其实在人生的每个阶段,都有追星的狂热。我着了魔似的迷上了森老师的一切。他的白衬衫我觉得比其他老师的白,他的眼神像蒙了一层雾,里面是谜一样深不可测的潭。还有他的字,确实是全校老师中写得最潇洒的。每到春节,几乎全村人都带着红纸到他家排队请他写春联。我也在父母的嘱咐下拿着红纸请森老师写对联,他看了看我,挥笔写下:弃燕雀之小志,慕鸿鹄以高翔。我满心欢喜地接过对联,不是因为对内容有多么深刻的理解,而是觉得字真的很好看。然后我瞥到了那个看上去很老的师母,回家后我问母亲,为什么森老师的妻子看上去那么老?

母亲说,森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孩叫琴,两个人早就山盟海誓暗定终身。然而森是个民办教师,收入微薄,家中父母均患病,入不敷出。琴的父母硬生生拆散了这对鸳鸯,逼着琴远嫁了他乡。自从琴远嫁他乡后,森的脸上便再没有过笑容,他凄凉的二胡声常常在寂寥的乡村回荡。就这样过了许多年,森的母亲以死相逼,他才娶了邻村的寡妇秀,而秀,整整比他大了十岁。森的母亲倒很是满意,因为秀很快为他家续上了香火。

不管森对秀是否满意,但是他很爱他的独子,他的独子明比我大一岁,异常顽劣,路过办公室,我常常看到森老师在惩罚明。脸上那种爱恨交织的表情,很是触动我。他这种表情,常常使我感觉到他身上终于有了人间的烟火气。

那时候每逢元旦,各个学校都要编一个歌舞节目到乡里的剧场参加文艺汇演。我们村小的节目编排自然落到了森老师头上。每次,森老师都是自己作词作曲,亲自指导节目排练,而我们这群生活在最偏远闭塞的乡村的孩子,竟然总能领回红艳艳的奖状。

可喜的是,小学六年级时,森再次做了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

有一次我早上迟到,便悄悄从后门溜进教室,坐定后同桌告诉我,森老师已经派和我一个生产队的同学去找我了。

小升初考试揭晓后,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办公室打听成绩,森老师对我说:你没考上。我心里陡然紧张起来,正想问到底考了多少,旁边一位老师笑着说:你考了全校第一名,森老师是逗你的。我扭头看向森老师,他依然没有笑,只是轻轻地咳了一声。

上中学后,我很少再遇到森老师。

再后来,我从母亲口中得知,森老师到底还是离婚了。他依然会在中午和黄昏时分,拉上一曲二胡。我想,他的琴音有谁能懂呢?在那个寂寥的乡村,他就像一个遗世独立的隐士。他的一生都注定是落寞的。

三年前的某个黄昏,母亲忽然告诉我,森老师走了,得的是癌症。我竟一时恍惚起来,只觉得心口隐隐地疼。



清明·缅怀